

XIBUXINSHIJIWENKU

西部
新世纪文库

生命之盐

李自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生命之盐

李自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新世纪文库/西村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2

ISBN 7-104-01456-X

I. 西… II. 西…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1154 号

责任编辑:李宝云

封面设计:魏 伟

西部新世纪文库·生命之盐

西 村 编 李自国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成都宏明印刷厂 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5 125 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ISBN 7-104-01456-X/J·632 全十册定价:128.00 元

西 村 · 编

XI BU XIN SHI JI WEN KU

西 · 部 · 新 · 世 · 纪 · 文 · 库

艺术之盐

——简评李自国先生的诗集

章德益

自国先生一下子给我寄来了他的六册诗集，顿时把我包围在浓浓的书香间，包围在盐的贞白与海的深蓝间，包围在黑森林的密语与水洗的歌谣间，包围在诗的灵魂之“场”间，包围在心的絮语间。

自国先生的诗是流畅、清新的，是充满大海诞生时的激情的，是充满诗人的“第三只眼睛”的神秘与灵视的。我们说他的诗充满大海的激情，是因为他的诗来自生活，来自他生于彼长于彼的中国西南的自贡大地；我们说他的诗中有一只灵气十足的充满神秘与灵视的“第三只眼睛”，是因为他的诗能穿越现实厚积的雾障，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真相，洞穿生命与灵魂的真谛。

他的诗太深厚地执著于他曾为之流泪流汗的西南大地，不能不使我们为之动容。正如著名戏剧家魏明伦先生所说的那样，自国先生不避所谓的“行业诗”之嫌，写下了大量的盐场诗和森林诗，尤其后者使他成为新时期诗人中同森林最有血肉联系的诗人之一，并且因为在其开拓的内涵上更多几层理智忧愤，更多几笔悲剧色彩，而胜早期巴蜀森林诗人傅仇一筹，并且使自国先生成为中国新时期“工业诗人”中极有特色的一位，为中国的森林诗开了极具时代特色与现代特色的新风。

而使我在诗中更洞见自国先生心迹与品格的当是他大量以生命撰写的“盐场诗”。也许因为盐这个纯净的结晶体有更多的象征内涵,有更宽泛的折射性与拟人性。因此,自国先生写盐写盐井生活的诗决非简单的“劳动图”,而是一种纯然的生命抽象与人格辐射。我们试读下列写盐的诗句:“泪水里有盐/也有一些血丝从 A 型到 O 型/仿佛要经历两种命运/而奶奶是不息的海洋”(《两座盐庄》),“一代代 我们回首/发现所有的体液/都释放出你的价值和尊严/……是汗马中的盐/是铁血中的盐/神圣不可违约的盐/……产品的分化是盐/诗歌的物质是盐/精神的溶解是盐/和平年代不可贬值的/手经风霜的盐”(《神圣的盐》),“盐/血底里的粮食/我久久凝眸/像触及爱情的/体积 闪闪发亮……无情地展现生活的内容/掠过凉凉母语里/盐和创世的谣曲”(《盐场之子》),这些对盐的颂歌简直是一首人类对生命本源的颂辞与对劳动与对精神本体的华贵礼赞。而这样罕见的大规模的对盐的颂赞是当代诗人中所少见的。这不是对盐的偏执与狭隘的爱好,而是对盐的本质的诗性理解,是对盐与人类的诗性共性的独到发现,是建立在一粒盐上的精神宗教。我想,这是作为一个诗人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信仰。盐在这里已经不是一种物性载体,而是一种精神化身,是一种灵魂图腾。而这对于一位生在自贡长在自贡的西南诗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而具体到在盐场生活的生命个体,自国先生为我们几笔勾勒出的一个老人形象,可以被视为无数底层劳动人民的浓缩的形象:“这是一个大地的老人/光棍棍老人/黑卤滔滔的老人/他把头颅压弯/贴近低矮的心/一级一级石梯在上升/他在蜀南的天空中游泳/而血液在下沉/零乱的骨头在下沉/三百八十斤的薄皮水桶/一左一右 是他两个亲兄弟”(《驼背老人》),这幅精炼的肖像画将长久悬挂于我心室的中央,成为恒久的我内心深

处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形象。我谢谢李自国先生赠我的这幅画。

在森林诗与盐场诗之外,自国先生还写了许多各种题材的诗。从“梦见苹果园”到“世纪的肖像与回声”,从“远去的红潮”到“蔚蓝色的狂想”,从“画布上的图案”到“生长在酒碗里的诗行”,诗人的笔触深入天上地下,深入到中外古今,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背景上展开锋利的解剖与诗性的想象。诗人的拳拳之心从自贡的一方盐井伸展到香港、澳门,从“人类的恐龙年代”伸展到“孤独的向日葵”飞到“列宁铜像”,从“井岗山”、“圆明园”飞到“开国大典”、“海的约会”,诗人上天入地的视野使他有可能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挥洒才情与想象,雕塑灵魂与思想。“夜幕再度降临/被你宠坏的五线谱上/发出震撼山岗的吼声”(《贝多芬送我一阵敲门声》),“一块画布是一方灵魂的涂抹/回到上帝居所 年迈的莫奈/已在绿色草坪摆好印象中的午餐”(《西班牙人的宿命与祷告》),“为什么/为了诗歌我们疲于奔命/为了诗歌又如此坚守高地/我只有展开你/一读而再读呵”(《致马雅可夫斯基》),这些对艺术大师的诗歌礼赞可以被视为自国先生对灵魂的自我祈祷与对伟大艺术的身心礼拜。在冥冥中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与我们心心相通。自国先生感悟到了这一点。他在对艺术大师的礼赞中企及着那样的梦境,那样的海拔。因此他是有希望的。

我从来没有去过自贡。但我在自国先生寄赠我的诗集中已经深入到自贡的深部。那里盛产的盐在我的掌心中闪光,那里举办的“国际恐龙灯会”在我的灵魂深处长久不灭。感谢李自国先生。他的六册诗集就是六粒洁白的盐,就是六盏诡异的灯。我会把它们永远珍藏在生命深处的。

1998年4月22日于上海

(原载《诗刊》1998年12期)

盐，古朴而新鲜

——李自国盐系列诗歌小议

聂作平

1990年的中国诗坛是平静的，尽管那些闪烁着麦芒之光的城市人的乡土诗还在纷纷登场；尽管部分诗人还囚禁于纯诗的死角里不可自拔。然而，整个诗坛是心平气和的，在这种极适合优秀诗篇诞生的环境里，一些青年诗人在努力寻找自身与世界的契机。他们探索，他们沉思，他们正在以自身的真实存在着力影响诗歌，为诗歌的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青年诗人李自国，和他在这一年里推出的以盐为题材的系列诗歌，正是属于这一群体的。

在我们这个被称为盐都的城市，盐带来了城市的兴衰。在这片以自流井而闻名遐迩的古老土地上，至今还遗留着高大的天车，幽深的盐井。的确，这一切历史的遗物足以诞生诗，诞生文字。然而，如果诗人的笔触仅伸于此，那么，这些“盐诗”必然等同于那些说明性的行业赞歌。我想，诗歌永远是锐利的和深刻的，当我们把那种切入肌肤的感应无法说出来时，我们便求助于诗。因此，在李自国那些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歌报》等权威性刊物的盐系列诗歌中，便不仅是对盐井兴衰的描述，对盐业工人生活的状写，在那里，盐实质上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载体，载诗人思想的光辉走向深刻与永恒。

A. 历史, 是诗人透过盐找到的第一种东西。面对那些深深浅浅的盐井, 面对那些曾盛极一时, 而今独对荒野的盐场, 诗人不可能保持平静。“漫山起伏的塔影/还能找回残稿的一份/渐渐迫近的盐庄/载负着打井人厚重的脚音”(《走盐场》,《诗刊》1990.11),“大半个世纪沉下去了/雪 敲打烧盐工头顶/都会掠走舌根丝丝咸意”(同上), 诗人对盐场历史的反思, 已不仅是深刻二字就可以概括的了。在这些内向型的诗句中, 诗歌被赋予了极大的张力。古盐场的变迁即是历史的变迁, 深厚的历史感在这里不是单独显现的, 诗人对古盐场的怀念, 同样可以看做对一种久逝的精神的怀念。“想起雪花般的盐场/就打算去温故那位老人/淌不尽的液/渗透我的毛孔 血管”(《盐, 古朴而新鲜》,《诗歌报》1990.11), 这一种精神, 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看做是民族情绪在盐这一特定物象上的沉淀和表现呢?

诗人在《自流井》(《星星》1990.10)一诗里, 对这种生衍不息的盐与盐井, 除了寄托悠悠怀古之情外, 更是对盐精神的反思:“穷尽长夜的睡眠之后/千米深的古井/又成为一种绳的象征”, 盐井曾带来了繁荣与昌盛, 然而随历史的变迁, 它又成为“那个精神上不再缺盐的民族”的“绳的象征”。惟其如此, 诗人对盐, 对盐井, 对盐场的历史性反思才不是单单停留在对逝去岁月的感叹之上, 而是一种于批判, 于扬弃中的新认识。

B. 生命之盐, 永远生发熠熠的光辉。李自国盐系列诗歌的最可贵之处, 我认为, 在于他不仅从“盐”看到了历史, 进行了反思。更在于他将盐和生命挂钩, 从盐中看到了生命的光辉, 从而使这一探索丰满可人。

如果说, 诗人在通过盐反思历史的认识中, 还或多或少的把盐和盐场看做一种特殊象征意义上的物象的话, 那么在生命之盐这一命题下, 盐这一客观实体已经象征化、抽象化和诗意化

了。“通常情况下 盐/显得多么重要/就像那些夜晚/一刻也离不开的/永久睡眠”(《生命之盐》,《诗歌报》1990.11),诗人明显地赋予了盐更多形而上的意义,已使盐脱其形态,还其本质。在这种生命之盐的内涵里,诗人发现“千百年的沉积岩/都被历代蜀南人/两眼望穿”。这是一种“不是为着盐井/不是为着热血澎湃/它是我们对爱的另一种体现”(同上)这种全新的生命之盐,已不复是那种亮晶晶的小颗粒,它是“生命的长线”,“直到盐不再是盐/我们跟它一起荡漾世界”(同上)。

C. 在极富张力的内向型诗句里,诗人对于诗歌语言的探索是另一可贵之处。在以盐、历史、生命作为大背景的诗里,如果不事探索,很容易写成浮光掠影的感慨。但是,在李自国这一系列诗篇里,诗人对于语言这一思想的外核是极为讲究的。他没有采用外倾型的语言进行表层的宣泄,而是采用了颇为内向型的诗句,采用象征和错位,意象与物象的交替构造作为表现形式。“将那些有关盐的书卷/随意翻开/会碰见一群古朴的人/手把盐罐/在书中 反复触动的文字上面/挂着 一年一月/朝自流井方向移来”(《盐,古朴而新鲜》),像这样的诗句,对于内涵的开拓,诗化的延展,与表现盐这一古老博大的命题,是颇有效益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 神秘/一切又是如此/从容不迫 积满液体的阳光/不可能继续沉寂了/那个精神上不再缺盐的民族/周身汗珠 滚动着/一个个世纪的呼啸和夜”(《自流井》),简练但并不简单的诗句里,诗人对于现代诗的表现技法是运用得非常娴熟的。我想,盐系列诗歌之所以能引起诗坛的关注,除了它深厚的内涵之外,和它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也是分不开的。

时光不是没有重量的,历史必将收割一切,在中国这个诞生史诗的年代里,真诚祝愿自国同志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原载《星星》诗刊 1990 年 11 期)

“我是一粒盐的子孙 深陷的眼窝像古井”

——青年诗人李自国盐诗系列印象

白 屋

“我从井场那边回来/夜 已经很深很深了/三三两两的/盐灶 茅舍/在我案头/隐隐出现了/两千年的遗存/让我沉默了许久/我在那里遇见很多/温故的老人……”(《采卤》,《飞天》1991.2)。

在过去的一年和更早一些日子里,诗人从井场那边回来,在那里采回了很多“温故的老人”,并以华赡的情才和不可遏制的激情,带着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普遍沉思和关注,通过他的梦幻,他隐敏的诗人气质和对诗歌这块沉积岩执著的敲打,把历代蜀南人沉甸甸的精神化石,从深深的历史盐河和悠远的民间传说中打捞出来。

这个“温故的老人”激发了诗人澎湃的热情和灼热的创作激情。在他走遍了盐都所有的古盐场,熟悉了那高高的、象征一种历史和文明的采卤天车,以及在梦中和盐神与那旋转的“神圣的盐庄”相遇几遭后,为我们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歌报》、《青年文学》、《北京文学》、《飞天》、《世界语文学》等国内外大量报刊上唱出了有关生命之盐的系列歌谣。

其中《生命之盐》获首届《四川日报》文学奖,使这系列关于

盐的歌谣上升到一种正音的高度和交响乐的广度。

自国是一个对生活对人生对文学执著的人，也是一位对人类一切共振文化和沉淀情绪最痴情的歌者。当他站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古井旁，他真切地感触到了昔日排山倒海的“轰隆”声，听到了撼天动地的“吭唷”、“吭唷”声，钢钎与铁锤奏出的交响正一层一层地撩开古盐场苍凉而悲壮的帷幕，他出神地盯着那已成为陈迹的井口，仿佛看见了那些飘荡在井边的盐的精灵，抑或在与当年盐工们开采盐井里的一种蠕动的情绪神遇；终于，那种执著的神情转化成他诗歌里生动感人的句子——他在用灵魂和灵感歌唱：

“黑卤呵 我们等你出现”

“井神井神你快张口

黑黑的卤水冒出来

天街的火把打起来

咚咚藤鼓敲起来……”

“身着纹绣的瓦罐盛满汗

汗神渍出白花花盐”

——《盐场歌谣》

在这里，诗人所告诉我们的已不仅仅是那颗粒晶状的盐，他在这里所浓缩的是比盐更纯的结晶。当思维走出河漠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自我审视如雾霭般升腾，当那股习惯的风沙化为缥缈时，便出现困惑的盲区，很久的日子里都会不知所措。俯视那口干涸的思维之井感到悲哀的哭声和流淌，也许是顺着脸颊，尝到咸的泪水时想起盐的制作过程和新陈代谢的苦难历程，于是

再次品尝到咸涩之外的味道。

他在《生活·语言和思》一文中写道：“从北方到南方，涂满小诗的纸帆又把我带回一个新天地里去。生存空间变换了，地域文化排解着，我胸中的那个‘场’已经跟这个颤动的世纪形成强大的心理落差，在这个以‘盐’和‘恐龙’闻名于世的城市，绵延的产盐场，耸入蓝天的采卤天车、幽深的古盐井、世代代的传说与民谣，惟有通过诗的契入，方能从‘历史’、‘生命’的背后找到那双厚厚的嘴唇。”

这是怎样的一张神秘而充满诗意、凝铸了一个民族血液的嘴啊！这是一张“隐于高处所有井口位置/一经与咧咧嘴唇相叠/总想大吼一声/总想大吼一声”（《四月》）的嘴唇，是一张“血液在燃烧/灵魂在燃烧/欲望的嘴在燃烧……”（同上）的嘴唇。这是一张要“告诉亲爱的孩子/并从那些碑文中间/默然诞生 重新咀嚼/老人刻进标本的/那段晶莹而颗粒状的日子”（《盐业历史博物馆》）的嘴，一张“喊山 山过来/喊卤 卤出来/喊我们自己/所有回荡醉红了血管”（《喊卤》）的嘴。

作为一个敏感的心灵艺术家的诗人，“浑身布满一触即发的‘超导体’，即使在极为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类许多普遍的东西都不难找到同步的谐振，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形态，哪怕落差再大，同样在悟性很高、意识思维超前的诗人心理场上，也能获得相当的交通感应。”（引自《诗歌报》1991.9期，陈仲义《进一步探讨大陆现代诗》）这段话，无疑是对诗人关于盐诗系列创作的潜意识主旨的一个佐证。然而更能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形象证明的是自国那一行行、一组组凝固着深厚的情采、精华而优美的感人诗歌。

他站在那被岁月风雨虫剥的天车架下，深切感到一种对历

史苦苦地如枯藤缠绕的心绪,无论如何天空依旧是高远的,镶入天幕的太阳月亮星星该亮的该圆的该眨眼的依然依旧。蓝蓝的灰灰的红红的的大块坍塌的色彩使他的眼睛太忧郁,“一个善于打井敢于打井的民族/……总是噙不住祖先的泪”(《自流井》)。

撕裂流血的太阳滴着每滴伤感,腥红而滚烫的传说在他的眼瞳里传达太具生命的气息。照耀的周期实质是封闭的圆圈,人类赖以生存的故园实质也是难以挣脱的一种因袭的沉沉枷锁。冲不出盐的古老氛围,这个以盐命名的城市将难以在新世纪现代飞速转动的车轮中跟上步伐。诗人肩负沉重的使命和责任,忧郁正集结成真气时时掌击惰性的生命,狠狠抽打那些缓慢的音节。他诗中的岩石的质感在流动,指尖在塔影和稿笺间撩起现实的云团。

在他走过的盐庄与千山万水间,脚印掠过石板路时没有感觉躯体的重量。灵魂如蒸腾的盐卤升腾轻飘,只需阵阵微风便可扶摇直上。在自国盐诗系列中,我不难触摸到他对人类存在的困境的普遍心态、出路的关注。他深广忧虑的唱吟道:“我随城市一齐长大”(《盐都古迹》),“煎盐的歌拉盐船的歌/使我深切感到盐河带走的日子/飘回来的驼铃/都是皱纹深深的回忆……这块长眠地里 蒸腾千年的/灵魂颗粒 一次次/我的家族咀嚼着它/在百年前 在中国最大的/产盐场 生衍不息……千米深的古井/又成为一种绳的象征”(《自流井》)。

诗人以感悟的方式,对人的精神灵魂层层地逼近。他既倾听来自造化的音籁又捕捉来自种族来自祖先来自灵魂深处的声响。诗人大胆而诚实地用诗作为楔子切入人的潜意识底层、精神本质,洞察和迫近那些隐秘的方位和核心,凝固那种人类共有的感觉,用诗的坚硬质地,使这种飞动的难以把握的感觉不再漂

缈得如烟如云,使它在诞生成形象之前选择了诗。在这里再也没有了假设、没有了每天重复的一种痛苦和忧伤,以及那种带着麻木在太阳下的穿行;也再不会看见失去水分的精神像片片枯叶在风中飘来荡去。而这时,流汗是惟一的感觉,汗是咸的!这时,只有一种不服的呼啸向上苍宣誓,要以白花花盐的声音来证明一种生命力。诗人,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自我审视与升华。

“我的双桨 努力探寻/多想挥手如云/接近你的悠久你的历史”(《盐业历史博物馆》)。

“灵魂散落一地/溢出的泉水 微咸/而又妙不可言/暗合着人类心灵中/一座安稳水域/……多年来 我就这样想象/你的崇高 神圣无比/与盐的光泽/与那类相通的属性”(《梦见梅泽和他的井》)。

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在《1990年诗的侧影》中写道:“老乡的组诗《抒情的多种方式》和李自国的《悠悠盐都魂》……以及《北方文学》9月号的女诗人专辑,这些诗篇虽然风格各异表现手法也有所不同,但它们能够从不同的方位出发走向诗的本体,使之富有诗的情韵。”

自国带着他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思维和独特的个性正阔步走向诗的本体。新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他,把“诗歌作为一种个体的呼吸、作为一株灵魂栖息的树”、“作为一种生命的活动形式”,在“亲人、族类、还有林木的经纬、血中的盐、灵魂升腾的花雨,独自走过的受苦受难的日子,以及他要寻找的祖国和人民”这些氛围中,走过一片唏嘘的人群,眼里潮湿着他记忆中那把古铜色的唢呐,在人流里流动着,努力用悟性的帆船追寻诗的点点滴滴的辉光。没有终点所以不知起点,他用执傲陌生任何邀他暂留的码头,在一片金灿灿的成熟中领悟生命的骚动。当黎明

如香水洒在太阳的红艳艳之上时，生命又将进入新的一天，如此固执。诗人，他“将在圣乐庄严的时刻，完成自己朝这个世界的启程。”（引文引自诗人《生活·语言和思》一文）

完稿于 1994 年 10 月 17 日

二稿于 10 月 20 日

（原载《创作与研究》1995 年 4 期）

目 录

艺术之盐

——简评李自国先生的诗集…………… 章德益(1)

盐,古朴而新鲜

——李自国盐系列诗歌小议…………… 聂作平(4)

“我是一粒盐的子孙 深陷的眼窝像古井”

——青年诗人李自国盐诗系列印象…………… 白 屋(7)

第一辑 盐,古朴而新鲜

走盐场……………	(3)
梦见梅泽和他的井……………	(5)
盐业历史博物馆……………	(7)
天 车……………	(9)
盐,古朴而新鲜……………	(11)
四 月……………	(13)
自流井……………	(15)
緬 怀……………	(18)
生命之盐……………	(20)
梦的歌声……………	(22)